

## 書海派 畫派

2006//4

- 封面人物  
徜徉丘壑间
- 大家风范  
性情即风格
- 人物专访  
山光水色悦鸟鸣
- 齐东画派  
山水篇  
寄与江山去不得  
听张桂铭论齐派“海派”
- 花鸟篇  
当代花鸟画的新审美趋向
- 书法篆刻  
株守平淡天真
- 艺事论坛  
从碑帖之学看海派书法
- 含英咀华  
刘一闻新作  
“好汉”蒋燮
- 雪泥鸿爪  
乱世偷乐
- 一家之言  
篆形的书写必须知道
- 艺海萍踪  
禅意乡心未了情
- 翰墨清芬  
“灵桥杯”书法展· 蒋燮选登
- 画院掠影  
老城厢书画展



蒲华·山水图



毛国伦·欢乐歌

海派書畫

编委会主任 李伦新  
 副主任 唐广发  
 朱国荣  
 刘一闻  
 冯子豪  
 主编 周逸范  
 副主编 戴逸如  
 林子序  
 廖锋  
 责任编辑 魏欣欣  
 孙扬  
 编辑记者 许根荣  
 耿忠平  
 技术编辑 杨关麟  
 装帧设计 杨关麟  
 法律顾问 杨波

# 海派書畫

HAI PAI SHU HUA  
 2006//4 目录



封面人物	002-009
002 徜徉丘壑间 肖海春	
大家风范	010-011
010 性情即风格——论清华艺术风格的形成 凌大纯	
人物专访	012-014
012 山光水色悦鸟性 ——江圣行、陈世中谈著名花鸟画家江寒汀 《海派书画》记者	
娄东画派	015-030
015 千秋绝艺一家擅——话王原祁 张德宁	
019 古稀臻妙墨——话宋文治先生 姜东客	
023 笔墨的精神审美 张炳如	
027 胡思乱语 徐培成	
山水篇	031-058
031 寄与江山无限情 程君波	
039 旧睹新端 气度自在——众人心中的王克文	
047 听张桂铨先生聊“海派” 盖明	
050 艺博会的思考 熊明	
051 对当代山水画审议的抉择 吴国良	
058 与画结缘 汪家芳	
花鸟篇	059-066
059 开阔潇洒 清丽空灵——陈世中花鸟画赏析 傅雷颖	
066 当代花鸟画的审美趋向 陈世中	
书法篆刻	067-069
067 株守平淡天真——杨坤炳书印一瞥 高钰	
艺事论坛	070-073
070 从碑帖之学看海派书法 刘一闻	
含英咀华	074-087
074 刘一闻新作——苏词水调歌头印集	
078 “好汉”蒋频——书法家蒋频速写 杨宇全	
雪泥鸿爪	088-089
088 乱世偷乐——忆海派花鸟画家张中原先生 阮诚	
一家之言	090-091
090 篆形的书写必须规范——不能误将简体字入篆 林子序	
艺海萍踪	092-099
092 禅意乡心未了情——读吕高书画 杨仁坚	
翰墨清芬	100-107
100 “灵桥杯书法展”作品选登	
画院掠影	108-112
108 老城厢书画会	

海派書畫 2006//4

出版发行：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  
 社址：长乐路672弄33号  
 制版：上海文高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刷：上海精英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889 × 1194 大1/16  
 印张：7  
 2007年1月第1版 2007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22-5025-7  
 定价：30.00元

## Changyang Qiuhejian 徜徉丘壑间

● 肖海春



肖海春近影

长期居住在冗杂的都市里，环绕的水泥森林割断了人们的视线，身心犹如陷入热带丛林。大概除了每天的气象预报外，人们对自然气息的嗅觉已经麻木而迟钝了。但是在物质重围的世界里，人们继续山林的天性却越来越躁动不安。只要一有机会就会倾家突出水泥的围城，走进自然的怀抱。他们会以各种方式来排遣久被禁锢的心灵，乐哉逍遥。被现代文明扭曲的生命个体让它们在自然的母体中得到养息，激活性灵，获得再生。人类的原初就是从山林走出来的。我有时枯坐在由墙面围成的空间里，为了驱散心头的郁闷，会经常想起南朝宗炳的故事。心里总会漾起一种淡淡的妒意。这位山水游子拖着疲惫的身心远游暮归时，心里却翻腾着壮游时的热情。林泉之心让他捡起画笔，张起画布，用极简古的方法勾画出一段段胸中的丘壑。“卧游”让少文先生重新体验到流逝的渺冥山川的神秘魅力。自然的神灵本无踪影，但以形媚道可以弥合自然与人之间的阻隔，竖画三寸当作千仞之高。

横画数尺能有百里之遥。神思在四荒八极间遨游。物我齐一，逍遥无极。“畅神”的精神动力使传统山水画超越千年仍历久弥新。现代的物质文明不断地侵蚀我们的生存空间。可以让人们徜徉的山林日见窘迫。我耽在封闭的屋子里只能借用宗少文的卧游方式。释放出与自然保持亲和的情感，以维系被割断的自然脉息。“身在城市，心存林泉”的自然观在当前的认知里让人们不合时宜，但是城里人要求回归自然，走向山林的情结，恰恰表明了人们对渐渐恶化的生存环境的忧虑和人性要求关照的愿望。老子的名句在我耳边回响，“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哲人的睿智告知人们，人性与天性息息相通。它是万物之母。人类从千变万化的自然中认识自我，获得智慧和热情。“智者乐水，仁者乐山。”回到林泉，我以悠悠然的心绪，徜徉在山水丘壑间。



肖海春·山水图



肖海春·山水图



肖海春·苍山烟霭





海派書畫·深壑幽谷



海派書畫·雲壑三游



尚海春·梦中云山





肖海春·静云吐初霏



肖海春·山水图



肖海春·山水图



肖海春·烟云初起



肖海春·苍岩沉郁



白海春·寻幽数峰碧

## 性情即风格 ——论蒲华艺术风格的形成

● 凌大纶

十九世纪后期的海上画坛，出现了一位面清骨瘦，身轻体健却不辨年岁的老人。他短衫短裤，体貌邋遢，常日与酒为伴，却作得一手好书画并出手不凡，尤其是他的水墨交融淋漓满纸的墨竹，奔放又凝重，古拙而天趣的书法，为世人所称道。更由于他浪迹江湖，散淡潇洒，客死他乡的落拓一生，给后人留下深刻的记忆。他就是人称“蒲邋遢”的蒲华。

晚清的上海，已是“迢迢申浦，高埠云集”，各式人等聚集，争奇斗胜胜角角逐，同样吸引着大批来自各地的书画家。一时高手如林，涌现一批敢于破旧立新，彰显个性的书画家群体，形成“海上画派”，其中独树一帜的便是蒲华。在他的作品中，无论是观其用笔用墨，营造法式还是剖析其中的思想范畴和精神内涵，都明显有别于之前的某某某派，亦异于同时代的其他海上诸家。蒲华的作品往往偏离对象的形体结构层次，全依赖性情所致，所用笔墨恣意纵横，来宣泄和表达内心的思想感情。这正是最具中国文人画的特征，也是“海派”的主要特征。

蒲华艺术风格的形成与他一生奔放直率，“性简易，无所不可”的性情，有着紧密因果关系。而形成如此性情，则有他一生贫困，孤栖蜗居，所作书画不为世重，落拓不得志，地位低下不无关联。更主要的是他渗透在骨髓里的追求人品学识修养的传统文人精神所致。

蒲华生于清道光十二年（1832年），原名成，初字竹英，秀水人（今浙江嘉兴）。出身清寒，以其父在城隍庙售卖“保福饺”为生。十三岁由其外祖父姚毓吉教导，聪慧好学，少年时诗文颇有成就，深得器重。后师从当时的名望儒林雪岩，读八股经书习诗文帖括，已成才气横溢的青年学子，并按常规必走“学优登仕”之途。在“遇岁试，一题作两篇，不耐楷录，愿代者分与之”（墓志铭）一事中，即表现出他文思敏捷，出手迅速的过人才华，而又渐渐他对科举的轻视如儿戏。对过人才华不屑一顾。蒲华虽曾入邑庠，只因试卷字迹写得稀松出格仅入四等，勉强中个秀才而已。此后，他虽多次应试，终因不断落第被摒弃于仕途之外。科举道路在封建王朝的最后阶段仍

是读书人求取功名的唯一选择，但蒲华来说，最终还是不能忍受那种束缚创造性的八股文，及整齐划一无个性的馆阁体的桎梏。这本来就与其性情截然相背，自付与读书做官无缘，绝意进取，遂转向致力于诗书画的研习。应该说这既是他人生一大转折点，也是形成其艺术风格的一大转折点。

蒲华曾先后到太平（今温州）县署、新河粮行和海门（今椒江）海防同知府当幕僚。但他仍是不善官场应酬，不愿唯命是从，更不耐案头恭楷抄录文书和那些繁冗枯燥的日常事务。又叠遭辞退或是自行离职而去，这个结果对追求无拘无束生活，性格自由奔放的蒲华来说是必然的。由此，他彻底成为自由职业者，开始卖画生涯，并浪迹江湖。因当时民生多艰，又因其人微画易，笔调极为微薄，经常衣食无着，寄居于寺庙，乡间，过着求食生活，形成非常自鄙的心理。见其同治十年致郑晚香函：“如已交去画件，可否鼎力吹嘘，以济眉急，万望于万难之会，妙展一筹，幸甚为荷！……”，还有他在上海富豪严晓芳家做门客，严家的其他门客幕僚看不起他，不把他当朋友等种种类似遭遇，都使他无不因郁郁。这种自鄙心理和潦倒的生活进一步加剧了他放荡不羁，不待他日的性情。

其寒笔出游旅食他乡的原因，便是妻妾缪云（晓花）在他三十二岁时病故。缪氏能作诗文并善书画，自称“画家人”。据蒲华诗集《芙蓉庵焚余草》中不少诗句的描写并猜测，蒲与缪非但伉俪情深恩爱笃笃，还属自由恋爱，有着一段传奇色彩的经历。缪云早逝，给壮年蒲华的打击和创伤很大。从此了无妻孥之累，离乡轻家，一身无牵无挂。“乘兴即家随处处好”，足迹遍及宁波、杭州、温州、台州、苏州、常熟、上海等地。另据资料所言，蒲华曾参加太平天国考试，并被委派乡官，吃过“天朝”俸禄。洪杨败后，由于穷困潦倒，知情者未告官，他又装得疯疯癫癫，官府未深究其罪，而蒲华从此愈加放荡，不拘常态。可以说，蒲华自这些变故以后，理想中的情感、家庭、功名、成就都彻底破灭了。他寻找着摆脱和超越的途径，也想要实现个人精神绝对

自由的追求和努力，可在残酷的现实生活面前都不堪一击。除了寄情于山水沉醉于酒乡，除了在生活行踪上表现得更加轻狂，癫疯放肆排解内心的抑郁；最主要的还是用恣意放肆的内心在砚池墨海中寻找、发泄，实现他自由逍遥和理想的精神世界，得到精神上的慰藉和满足。这期间在画面上表现出的风格已彻底改变了早期的“笔墨浓郁密致，似宋人，工摹印”和仿摹前人的面貌。他在作画时已不可能繁复细致地描摹和精心周到地刻画，凭着学养功底，审美情趣及过人的才艺和灵性，把他的不拘小气，散漫性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尤其是他最擅长的墨竹，长笔饱墨肆意挥洒，虽粗枝大叶，而法备气至，最为世人敬仰，是为蒲华最具代表性的风格特征。

蒲华为人简易坦率和睦却不善经营计较，只以书画谋生计，换取衣食烟酒。“且不自矜重，有奉辄应”。酒过之后画兴勃发，无论山水花卉顷刻成章，总把成叠宣纸画完，尽兴而去。有时做客朋友处，见到纸笔，不论优劣拿来就涂抹，见到药笺亦会信手括来写就，竟意出洋国（属黄岩）曹姓友人的孩子看到蒲华来，就慌忙藏起习字纸；以及终日临池，以至面目皆黑，闭门三日蓬发弹冠的种种趣闻，在如此癫狂的创作状态下，他是心追同样才华横溢，性格狂放不羁的徐青藤。“豪横人间笔一枝”似乎生命的意义就是挥洒墨迹，竹石也好，山水也好，书法也好，都是宣泄情感的载体，豪放跳跃态势迅疾的笔墨则为心态律动的外在形式，而通过生活经历的磨难，学识修养的塑造，追求人格完善，超凡意志理想境界才是其作品的内涵所在。它是真正的文人画，是一种类似游戏的文化宣泄，这必定在具有精深博大的学识，以及对笔墨有着至深领悟时，才能达到这种境界，才能从中体会到由此带来的快感和愉悦。“不求形似求生韵，根枝皆吾五岳枝”（徐渭诗句）。蒲华就是用个性化的语言、形式、符号，忠实地表达自己独特的感受、感情。“夫天下无离性情以为法者”（沈宗骥《芥舟学画论》）他的生活和艺术风格就是由其这种独特的主观和情性造就的。

光绪二十年（1894年），六十三岁的蒲华

定居上海。之前已有大批书画家先期来到上海，如虚谷、任伯年、任渭长、吴公寿、吴昌硕、吴谷祥、何熊伯、徐星洲、哈少孚、吴石潜等人，其中不少都与其交往甚密。他们有着相同或相近的基本特征和审美取向，即上承唐宋优良绘画传统，尤重汲取明清徐渭、八大山人、石涛和扬州八怪诸家之长，对传统中国画进行大胆的改革，使作品体现时代生活气息。而不同的是，许多画家接受外来文化，融进西洋绘画技法，迅速转型，主动适应市场需求。迎合以官僚买办工商士绅以至洋人和新市民为主的艺术消费群体的审美情趣和欣赏口味，惟独蒲华还是固守文人画家的气节。一味沉溺于他的清逸狂野的风格中。所作主要还是“劲节高风”、“潇洒出尘”、“干青云而直上”、“未出土时先有节”的墨竹和“坐着云起时”、“自是红尘远疏林”之类散发空灵的山水。即使牡丹、桃花等雅俗共赏的内容题材，同样不施浓妆重抹，表现得清淡雅致，仍是以本人情感直抒和艺术内驱力表现的创作图式。虽置身于灯红酒绿的十里洋场，繁华喧嚣的商业社会，对他的艺术风格丝毫没有起到影响，仍保持一贯的高逸散淡气质。进入晚年，他的笔墨却愈加体现出他的性格气质，行笔落墨如疾风骤雨，声泪纵横，有很强的感情色彩和艺术魅力。“自以性情纵之”（吴昌硕评语），他至始终保持那种奔放洒脱、险峻奇拔的“狂草”风格。然而蒲华由于不善结交社会势力，身前未享大名，也未在海派中取得相应的地位；他强调天性与骨气的独特品位以及情真意切的笔墨，为后人留下无数的书画珍品，却未能为自己挣得荣华富贵而颐养天年。宣统三年（1911年）八十岁的蒲华孤客一人客死沪上。但他的艺术风格引领海派画家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破格创新，强调流派自由个性鲜明。重品学修养方面具有不可忽视的功绩。

蒲华的艺术风格不仅表现他愤世嫉俗的思想感情，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流露出傲岸不屈、清高佯狂、烂漫天真、随笔直抒的性格特征。我们都可以在其笔墨中找到内在的联系。“达其性情，形其哀乐”（孙过庭语）。艺术的实践除了对于各种艺术营养的兼收并蓄外，还必须坚持一种艺术排他性。愈是坚持自己独特的创造性，风格就愈见鲜明，画家自身的面目在艺术上表现愈是强烈。其艺术风格就愈是鲜明，蒲华正是从自己坎坷、孤独和磨难的笔墨生涯中，寻求并把握只属于自己所有的艺术形式、技巧和风格，并不断使之强化，最终在浩瀚的艺术海洋中突显出来。在近代海派众多优秀画家的队伍中不愧为领军人物。



蒲华·水阁听泉



## Shanguang Shui Seyueniaoxing

Jiangshengxing Chenhezhihong Tan Zhiuming Huangao Huaajia Jianghanjing

# 山光水色悦鸟性——江圣行、陈世中谈著名花鸟画家江寒汀

●《海派书画》记者

海派书画：江寒汀先生是喜欢画鸟，也善于画鸟，他笔下的鸟的品种之多，前无古人，因此有“江百鸟”之美称。江先生已离开我们多年了，你们一个是他的女儿，一个是他的学生，想请你们谈谈他老人家是如何开始学画的。

江圣行：我父亲1903年出生在江苏常熟农村，他天资聪明，读书塾时成绩很优秀，但他很喜欢涂鸦，且很有灵气，老师就同我祖父讲应当可以培养。16岁那年，父亲就师从同里老画家陶松溪学画，陶先生以画花鸟为主，擅长画鸡，活灵活现，闻名乡里。对于绘画父亲很用心，也很有悟性，20岁时在常熟已经小有名气了。当时，我祖父开店做小生意，由于不善经营，家境逐渐衰落，在父亲27岁时，祖父病故，他就来上海，先开了一个画展，作品也很受欢迎。一年后，就定居上海谋发展，开始了真正的职业画家生涯。

陈世中：江老师定居上海后，为了谋生常去南京西路上的大观园。这是京剧名家周信芳的大女婿开的一个会所，主要是供京剧票友、名票、老板消遣休闲娱乐的场所。江老师在这里有一间画室，以卖画为生，养家糊口。在这里他结识了著名收藏家钱锦堂先生。钱先生富有收藏、见识广，有眼光，他很赏识江老师的作品，认为他的绘画风格灵活，路子宽，较好地继承了宋人吕纪、林良的传统工笔功底，又有新罗山人、任伯年、吴昌硕等名家的笔墨意趣，不是简单的摹仿，而是有着自己的特点。江老师善于综合各家之长，当时许多画店的老板都会来找他做一些旧画补笔或加色。由于功夫娴熟，每次都做得天衣无缝，很受人欢迎，特别是仿虚谷这一路的作品，从行笔、用墨、设色，到布局、构图、题款，已经到了出神入化的境地，分不辨彼此了。当时，有不少鉴赏家都走过眼，吃进江老师仿虚谷的作品，后来，有些人也学乖了，看到虚谷的作品，就先请江老师来鉴定一下，再作定夺。

江圣行：有不少人认为我父亲不善书法，其实不是，父亲从小就不怕吃苦，当年还在农村时，每到盛夏，天热蚊子多，为了练习书法，他就搬来两只空酒甕，盛满清水，再插入双腿，这样既防蚊又消暑，他从不以此为苦，而

是为了书画艺术。到上海后，因生活所迫，为了加快绘画速度，就专请一个叫陈竹友的人题写虚谷的款识。此人善于摹仿各种名家的款识，在圈内颇有名声，但他好吸食鸦片，白粉，一定要等他吸食好，养足精神后，才开始动手写，这样就会耽误很多时间。后来，父亲只花了很短时间就熟练地掌握了摹仿的窍门，再也不找他代劳了。解放后，特别是在政治运动中，父亲生怕题字出问题来，被人抓上小辫子，因此，作品多以穷款应付，也实属无奈。

海派书画：江先生的花鸟画有个性、有情趣，有突破，这恐怕与他会画山水画有关。

江圣行：是的，其实还得从父亲在大观园说起，由于他聪明好学，不仅得到收藏家及名人的赏识，如周信芳、梅兰芳、俞振飞等，还结识了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如朱楚生、唐云、石磊和尚等。其中与山水名家张石园特别有缘，很谈得来，后来，听了他的劝说，父亲也画山水，以临习“四王”的作品为主，随后他又把石山技法运用到花鸟画中，打破了花鸟画的固有程式，别开生面。

陈世中：从四十年代开始，江老师的花鸟画逐渐形成自己的风格，被人看好的一个原因，是他笔下的鸟有着深厚的传统气息，他认为，宋时作画没有工笔与写意之分，其名只是后人所加，那时的鸟多以大块面的渲染为主，只在块面与块面的接口处勾勒出丝丝羽毛。这样鸟的整体感就很完整，也很大气，而不是如今只要提到工笔画，就是要将鸟的每一根羽毛画得清清楚楚，一丝不苟，这实际上是一种工艺制作。这样的作品就很匠气，不耐看，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宋代绘画方式。解放后，当时为了生活成立了一个国画艺术合作社，江老师和一批画家如张大壮、陆俨少等都曾



丰子恺先生在江寒汀画神会上，题联“江水咽南朝，学士才高空费草，梅村歌画友，彩笔梦断竟无花。”为吴湖帆先生所撰书。

画过檀香工艺扇，因为艺术观念、绘画方式不同，他们画的扇子都不符合要求被退货，吃赔帐，这当然是后话了。另外一个原因，是由于江老师从小生活在农村，注重观察野生鸟的鸟的形态、生活习性，各种动态等都烂熟于胸，从不从书本中照搬样式。创作时，也从不用炭条勾线，往往是信笔点到，一气呵成，活灵活现。他笔下的鸟，品种之多，至今无人可比肩。其三，由于江老师将山水画中的画石、树枝老杆的技法，巧妙地运用到自己的创作中，如在作品中能看到斧劈皴、披麻皴、米点皴……再配上树枝和鸟等，所以作品中始终洋溢着浓郁的山野之趣。因为有这样的组合，不仅使画面构图饱满，形式多样，千变万化，且增加了画面的深度和厚度，无论是盈尺小品，还是四尺、八尺，或丈八尺，都能应付自如。他的这种创作方式，在当时的花鸟画领域中是公认一流的，也影响几代人，至今仍然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更应该发扬光大。

海派书画：江先生虽然话语不多，但却是个很有生活情趣的人。

陈世中：江老师在作画之余喜欢喝酒，他

曾画过这样一幅作品，一枝低头的牡丹。题款是：不饮一斗酒，写画不精神，还有一方闲章是：一月二十九日醉。当时和他经常在一起喝酒的有唐云、白蕉、钱瘦铁等。喝酒也只是他们的生活休闲和交友的一种方式。常去的地方就是城隍庙旧货店和古董店，他们与这里的老板都混得很熟，在这里也看到了许多旧画，好画，真画，假画。时间长了也练就好看光，好身手。大户人家有着中的画，都要请他们过眼的。不少旧画破损了，需要接笔补色都请江老师帮忙。他们还经常在春秋两季外出旅游，观山光水色，涵养性情。

江老师还经常去的地方就是广东路花鸟店，他与老板都很熟，凡有新的野鸟都请江老师看，因为他喜欢野鸟。他认为，野鸟有灵性，生动，因此，在作品中很少画被驯服的家鸟。每次去他都会静静地坐上半天，给鸟添食加水，仔细观察和欣赏。他还常将自己的心得告诉学生。他说，嘴长则尾短，尾长则嘴短，嘴宽的食谷，嘴尖的吃虫，嘴长的吃鱼虾。身体呈方型的则有精神，身体如蛋的多是家鸟，少灵气。

江圣行：我父亲兴趣广泛，很喜欢音乐，善吹口琴，还会做雕塑等。他跳舞，在画家中是首屈一指的。当时他身着中装，却不妨碍出入池舞，三步、四步，华尔滋等都十分精通。他还会装矿石收音机。六十年代初还买了两只旧照相机，拍了不少照片。如果他活到现在一定是个玩电脑高手。

海派书画：江先生出了许多优秀学生，但在画风上，却没有一个像他。

陈世中：江老师为人宽厚，是一位民主的教育家。平时，在教学生时，他注重因材施教。他认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灵性，绘画是要画人的灵性和感受，教的只是绘画的方式，当掌握了正确的绘画方式，就要画出属于自己的作品来。因此，他不主张学老师一定要像老师。批改学生的临摹作品，他只分析笔墨如何，不讲临摹得是否像。有一次，我画了一幅四尺整张大的鸡去见江老师，他看后指出了我用笔用墨的毛病，应该如何改正，并夸我胆子大。那年我才14岁。正是由于江老师教学有方，在他的学生中如乔木、钱行健、富华、邱受成、杨正新等，都是现今富有成就的画家，他们继承了江老师的绘画精神，而不是他的衣钵。

江圣行·鹰雀图



